

東都事畧

傳七十二之七

十五

二	二	漢
一	二	書
八	三	門
四	三	類
〇	九	
冊	函	
架	號	

三	二	漢
六	二	書
函	二	
四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3
冊數	20 (15)
函號	286 16

別史

新納本

共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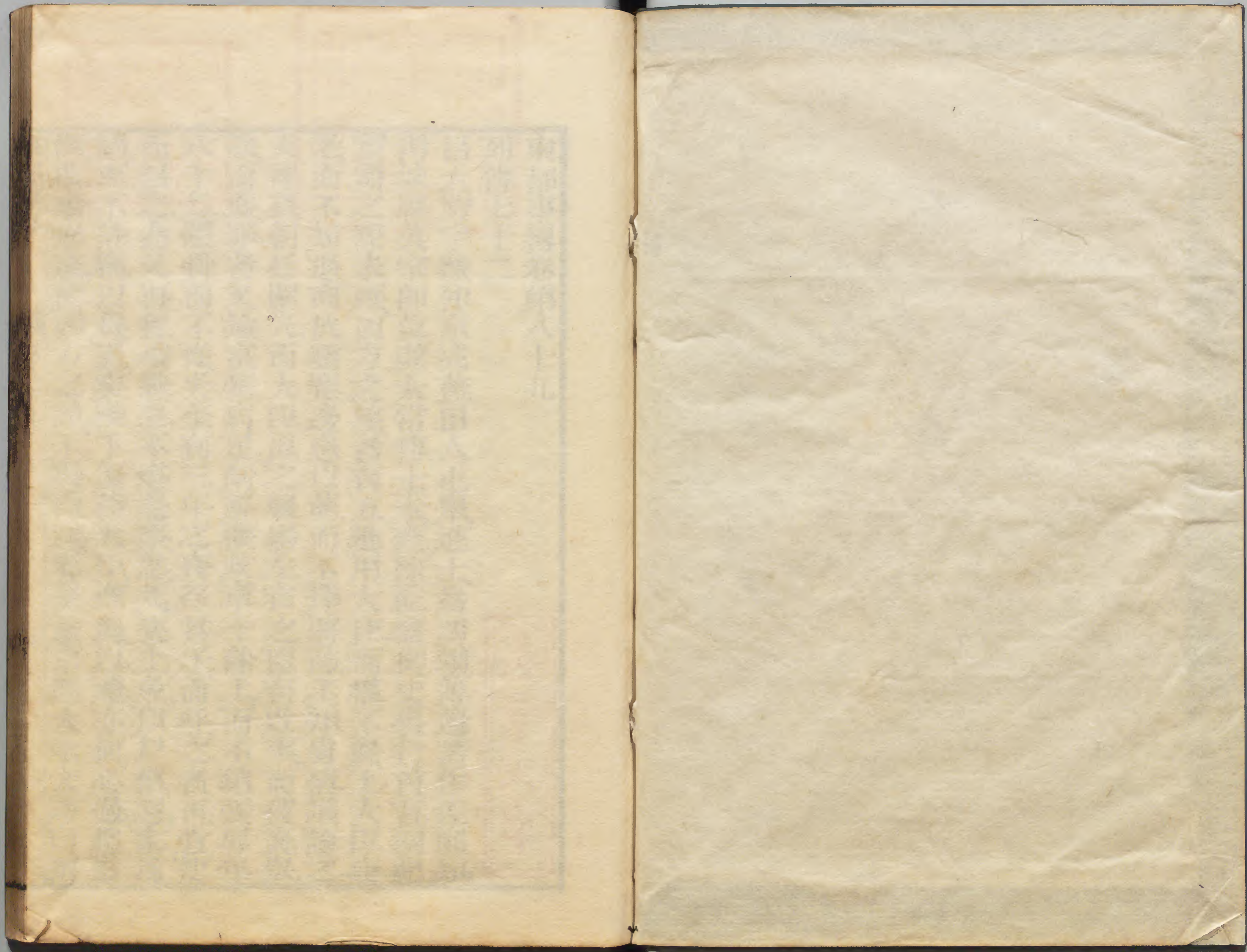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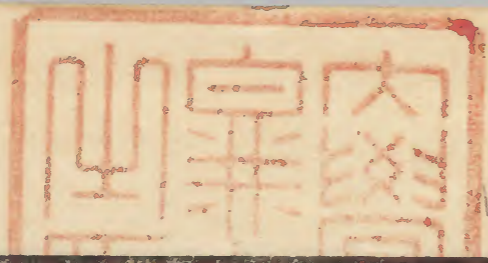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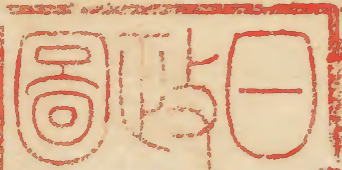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九

列傳七十二

淺草文庫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也舉進士為馮翊簿遷著作佐郎知  
 青城縣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  
 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  
 老而不知退夷狄驕蹇邊患以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  
 大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褒舉  
 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  
 八十乞體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  
 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  
 請而不許竊以為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  
 飾曲事形迹使四方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



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卽請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宜稱考大防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旣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首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久之爲河北轉運副使召入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熙寧四年知延州未赴閒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元豐中知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

尚書元祐初除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哲宗納后爲奉迎使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於富庶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姊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官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宣仁后崩爲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史臣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而言以爲

誣詆責居安州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逾嶺卒年七十一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大防兄大忠弟大臨大忠別有傳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深於禮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奏記於弼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大臨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

東都事略 卷八十九 三  
劉摯字莘老渤海人也少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調知  
南宮縣徙江陵府觀察推官用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  
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求治摯感恩遇因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  
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爲之志每  
居事先首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  
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其閒  
今天下有喜於當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  
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者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  
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  
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摯上疏論常平免役法  
陳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  
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

說告於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令與之爭口舌無  
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  
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  
政者是也二三年閒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得安其所者蓋自青  
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  
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  
閒又求水利於田省併州縣難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  
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  
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儼辯者取之爲可用  
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  
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  
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

東都事略 卷八十九  
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責監衡州鹽倉爲僉書應天府判官元豐初爲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遷禮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以事免明年知滑州哲宗卽位宣仁后臨朝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奏論蔡確之罪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舉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隸不以禮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拜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

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此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掎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擢尚書右丞改左丞爲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元祐六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

有求於摯而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

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聞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囊橐以冀後福遂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移知青州紹聖初落職降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八是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以邢恕為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等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乃已元符三年復中大

夫蔡京為相降朝請大夫其後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特贈少師諡曰忠肅

蘇頌字子容紳之子也紳有傳舉進士為南京留守推官杜衍老居睢陽一見深器之除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知潁州英宗即位召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王畿四

卿當作鄉

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於饋運為便而西戎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稍遷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臧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而流之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重神宗曰枉法有情輕者邪頌曰希輔知台州受賂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視希輔有閒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不可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



無足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神宗從之自是命官犯臧抵死者例不加刑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翼日敏求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頌大臨又言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來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只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閒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

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大臨字才元成都人後十年大臨始復天章閣待制頌亦久之復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召修兩朝正史擢知開封府祥符令孫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祕書監知濠州未幾除知河陽改滄州召還判吏部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選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神宗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元祐初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承旨遂爲尚書左丞哲宗納皇后講修六禮爲冊禮使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幸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昔爲御史法應牽復旣爲監司乃徙蘇州則是經恩反下遷與同列議不合

命未下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出知揚州紹聖中除中太一宮使居京口  
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天性仁厚  
字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平生耆  
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  
官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  
行藝爲陞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  
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  
韙之

臣傳曰大防惇重摯鯁直頌德量相母后於垂簾之日不加斂而  
天下富不言兵而天下服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  
矣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詆毀而獨頌歸然不爲讒邪  
所污蓋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九終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也舉進士調嘉興簿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論園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書遷戶部復為兵部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政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識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執政有議罷畿內教保甲者存曰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也舉進士調嘉興簿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論園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書遷戶部復為兵部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政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識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執政有議罷畿內教保甲者存曰

識當作職

今京師兵藉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長久之計時四方  
 奏讞大辟刑部援此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言此祖  
 宗制也且有司援此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  
 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  
 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  
 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  
 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遷資政殿學士改知揚  
 州復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庭朋黨之論寢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  
 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矣除知大名府改杭州紹聖初  
 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執政致仕不為東宮官自  
 存始既而又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  
 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遷右正議大夫卒年七

十九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其所守確不  
 可奪司馬光謂存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時人以為知言

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也父剛太子賓客瞻舉進士調孟州司  
 戶參軍移萬泉令又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  
 召杜英宗即位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  
 英宗嘉納議追崇濮安懿王瞻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廷辨  
 以決邪正又與呂誨等合疏論列既而對延和殿英宗問濮園議  
 瞻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非典禮英宗曰卿嘗見朕豈  
 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也誨等既罷瞻亦出通判  
 汾州神宗時為開封府推官神宗問青苗法瞻曰青苗法唐行之  
 於季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  
 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自知滄州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

侍郎元祐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拜同知樞密院事都水王令圖請復黃河故道朝廷數遣使按行論者不一瞻日還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徒三十萬用稍木二十萬投於水以僥倖萬一豈計哉屢爭於上前因得罷瞻在西府乞廢渠陽軍行荆湖之力又乞棄西鄙城砦以易永樂遺民卒於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瞻爲人寬仁愛人色溫而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追奪所贈官著黨籍云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也十歲能爲文未冠舉進士爲新息簿累遷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裏行竟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內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仁宗斥二人者於外居無何復還主家而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家而朝廷又爲之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且陛下何以誨諸女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

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英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初英宗疾慈聖后同聽政至是疾平堯俞上書慈聖請還政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閒語堯俞上書慈聖曰今物議紛然疑有讒閒故兩宮之情似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慈聖還政逐守忠等大臣建言以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與呂誨等極論其事謂濮王於先帝爲兄稱皇伯爲是出知和州神宗卽位移知廬州徙陝西轉運使除直史館遷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陞辭以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哲宗卽位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

東坡事略 卷九  
還詔書請留舜民卽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入爲吏部侍郎復除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自宰相執政侍從御史以論不合罷去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李瑋言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預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瑋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遂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在位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後云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也舉明經調樂城簿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元豐末召爲監察御史上

疏兩宮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巖叟謂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裕陵復土蔡確爲山陵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皇太后先定策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乎確遂罷又論章惇凶愆日熾惡德不悛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體虧喪臣道凌弱主威惇由是亦黜又言張誠一嘗盜發其父墓取其繫犀帶又剝其母之首飾而誠一坐貶遷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官纔至六人方之先王已爲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喻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

張舜民言不當遣起居舍人劉奉世封冊西夏主乾順以爲大臣優假奉世爲是過舉朝廷以其言失實罷監察御史巖叟合臺諫傳堯俞韓川上官均梁燾朱光庭王覲等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入爲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中書舍人遷龍圖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巖叟常謂天下積欠多若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是之乃立定五年十科之令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

禍患爾臣又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有之乎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陛下不可以不察初夏人來爭蘭州地界巖叟謂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在我地蓋形勢膏腴之利豈可輕議棄與哉特不可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深然之詔立皇后宣仁后曰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巖叟曰內助雖是后事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既退乃取歷代后事迹可以爲法者成書一編曰中宮懿範上之七年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移河陽卒年五十一贈正議大

夫紹聖中坐元祐黨追貶雷州別駕

梁燾字況之鄆州人也父蒨兵部員外郎燾以父任為太廟齋郎  
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樞密院檢詳文字提舉  
京西刑獄召為工部郎中元祐初為太常少卿遷右諫議大夫有  
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冠冕者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  
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  
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御史張舜  
民以言事坐左遷臺諫官皆論以為非是燾以謂御史持紀綱之  
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  
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屈天下之公議  
快一夫之私心非治朝之盛事也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  
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詬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復為

見考之者恐  
何文

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等交攻之燾又  
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姦言者多於敢正論之  
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  
新州遷御史中丞鄧温伯除吏部尚書燾論温伯柔佞不立巧為  
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待制知鄭州明年召為  
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左丞八年以疾罷為資政  
殿學士同醴泉觀使不拜出知潁昌府徙鄆州紹聖三年責少府  
監分司明年遂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四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也舉進士甲科召試為祕閣校理知太常禮  
院坐議宗室昏媾不當出通判陝州元豐中為嘉王岐王官記室  
參軍元祐初擢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使契丹還為左諫議大夫  
遷御史中丞奏劾宰相劉摯威福日恣及王巖叟等以為摯黨摯



嚴叟罷遂爲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等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惇遂安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成都府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八後列名黨籍云

臣偁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之臣是欺君者也雍爲執政不惟不力爭而乃匿情順非爲固位計是亦爲欺君者也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聖人之言可不信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終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一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范仲淹見而奇之中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沔守杭州見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爲集賢校理稍遷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種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者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知

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性疎達自信不疑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問元發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也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恐元發有言而上信之也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元發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會

妻黨犯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復以言者改筠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且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蓋活五萬人云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諡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邱人也其父緯爲涇原路都監屯鎮戎

軍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留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上書辨，父無罪，乞以軍法治。主帥及志高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士大夫稱之，師中舉進士，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於門，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嘗出鄉亭，見戎人代華人耕作，詰之，皆用兵時潛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與爲昏姻。師中以華夷不可雜處，遍索境內，得數百，言之於帥。帥用其言，大索旁郡，得戎人內居者甚衆，皆徙之極邊。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經畧司屬官。宥州移牒保安軍，以歲賜每至，次年方畢，欲歲終皆得之。延州以聞，朝廷降式許之。師中改云：依久例，因論奏曰：戎人所欲無厭，今許之，不足以示恩待。

啓其貪心而示弱，樞密院劾其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保安軍回宥州牒爾，非制書也。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堯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劾奏，蕭注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溪洞貿易，培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每瘴癘甚，必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旣而卒無事，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種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軍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上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後朝廷知其害，罷之。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乞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

東坡志林 卷九十一  
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今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無由招撫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諸族必乞修城若因其所欲量發兵築一城或三兩堡以示斷絕夏賊鈔畧之意部族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韶指占極邊見招置弓箭手地置市易於古渭砦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秦州漢蕃戶賣買一旦盡奪歸官實恐細民失業商旅不行又言韶所奏渭源城至成紀田頃不實乃欲以招弓箭手地塞其數詔遣使案視謂師中稽留朝旨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

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徙單州復分司南京提舉太極觀卒年六十六師中爲人落落有氣節所至必設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舉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云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也父顏字子望舉進士知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書自適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摭兩漢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於時者爲輔弼召對四十卷馮元錢易蔡齊爲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乃以爲任城簿李迪知兗青二州皆辟爲從事顏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年五十二卒庠幼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遷太常博士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遂除監察御史裏行因日食乞罷後苑宴游以祇畏天戒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常庠言非所以昭先帝

儉德乞損其制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  
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  
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  
之天下謂朕何又言兩省封駁之任名存實亡御史員闕不補非  
盛世事神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庠陳中國禦戎之體  
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天下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  
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  
產唯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  
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擢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  
霸州土場爲已地又徙帳雲朔或以爲河北不可不備詔庠對狀  
上五策料虜必不敢動大河東流議者欲徙北庠謂當以歲月徐  
觀其勢而順導之則役不勞而功可成居歲餘移知真定府又爲

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是時王安石用事變更新法庠謂不  
可行奏願罷之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  
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安石數月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太原府明年遼人遣蕭禧議河東疆事先是虜主植牙  
雲中遣騎涉吾地邊吏執之虜檄取紛然或以爲起釁造兵當大  
爲備庠奏虜之重兵皆不在行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張形示強意  
在畫疆事爾以我方事河湟恐中國有輕彼心故造端首難然疆  
事分畫久矣今始造議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神宗以虜書示庠  
訖以黃嵬山分水嶺爲界云知成都府請禁西山六州與漢人爲  
昏媾者以防後患徙知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又坐失  
舉知滁州未幾移永興軍哲宗卽位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四宣仁后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

趙崑字公才邛州依政人也舉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夏人不廷  
郭達宣撫陝西帥延安崑皆在幕府種諤擅納綏州降羌數萬朝  
廷病其生事議誅諤復故地歸降虜以解仇釋兵崑上疏曰諤無  
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  
若諭諤祚以虜衆餓卒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  
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  
如其蔽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  
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  
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  
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羌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  
保安軍楊定等旣以賊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  
任事之首鑄歲賜以爲奉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崑

言綏州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州以觀其  
變計之得也神宗知其才召見問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  
兵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崑請邊吏離  
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  
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崑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之善水草  
又亡險隘可以控扼臣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  
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  
絳欲取橫山而種諤獻城囉兀之策以崑權宜撫判官崑說絳以  
大舉非計師出果無功除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虛  
聲搖邊詔問方畧崑審計形勢爲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  
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  
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衆敗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崑揣

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鹵策以綏州為綏德城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鹵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鹵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貴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鹵以異時番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鹵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鹵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之貳與憲不合請罷之神宗問可代憲者鹵以郭逵老邊事而願為禱贊於是逵為

宣撫使而鹵為之副逵至輒與鹵異鹵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墮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鹵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逵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鹵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長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濟鹵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艨艟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賊其渠酋賊遂降逵作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逵既坐貶鹵亦以不卽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鹵領河東都轉運司事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鑄職知淮陽軍數月復職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鹵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尚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

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鹵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若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鹵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眾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鹵徐諭之曰第謹斥候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

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閒國中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人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鹵領分畫之議夏人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原會鹵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鹵與元祐棄地議名係黨籍云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祕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眾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僉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七年遣太常少卿劉忱議河東地界大忠遭父喪起復知代州虜使蕭素梁穎設次於本朝地而輒據主位大忠不從於是移次於長城北易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屢以理



折之稍屈契丹復使蕭禧來聘召執政及大忠議大忠進曰彼遣使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神宗默然議卒不決大忠請終喪其後卒以分水嶺為界云元豐初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宗外計者兄弟之宮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有餘而不歸資而不與者也如是則財利之勢周流不息今有司唯知出納之吝有餘不足不以實告于上上知其不實一切不信其言故有餘而莫之歸不足而莫之與致上下之情不交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哲宗即位為陝西轉運副使移知陝州除直龍圖閣知秦州遷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遂絕歲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猶禽獸強則縱困則服連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

為恭順實懼討伐若許之恐為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戍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眾足以當之屢犯王畧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坐事降待制知同州俄致仕卒復寶文閣直學士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舉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趙鼎帥延安辟為屬久之除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以師雄行聽以便宜從事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河師雄請於帥劉舜卿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莫河飛橋青唐十萬眾不得度誼遂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一終  
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以師雄為陝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副使  
召入為衛尉少卿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攝帥  
熙河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  
朝廷命熙河限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  
秦移陝州以卒年六十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一終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荆南神宗

時為修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為京東帥繪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異日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為史官繪言前數月人已知鞏為實錄檢討矣公亮以朝廷名器為已物乞正招權之罪鞏既罷史官繪亦罷諫職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罪而罷神宗於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未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寡援不畏強禦知無不為朕一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知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

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其說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議遂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是繪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哲宗即位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人放曠不羈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學舉進士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議者謂常能舉善而謂佐為知人除祕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三司條例司已致天下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錢而但使民出息者詔常具姓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湖齊三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爾常於是命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進吏部侍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謹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

爲法無新陳便民爲是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盍各從其願庶幾可久矣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累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吳處厚繳蔡確詩以爲謗訕諫官劉安世因力攻之常以爲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常旣貴思欲遺後之學者乃藏于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爲記其事云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治平中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除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禮之問終身之戒覺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箴遷右正言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然其言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滕甫爲中丞覺論其頗僻不報卽家居待罪朝廷以覺薦陳升之才可用非諫官職奪兩官覺曰諫官言事不當黜之可也無降秩充位者乞補外得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修起居注青苗法行覺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爲畿內有追呼抑配之擾神宗令覺行視虛實覺退而上疏曰臣以言爲職體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逾年徙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議者謂不可詔知潤州而覺已持祖母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昏喪覺裁爲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卽位

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爲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  
五十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  
補指使袒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  
百人爲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  
觀留侍講力請外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爲元祐  
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卽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  
十五卷弟覽

覽字傅師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  
就大閱殺將以叛覽聞之亟往喻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  
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爲族滅計衆皆感悟聽命遂怙  
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寺主簿又遷丞出爲提舉湖南常平京西  
轉運判官召爲右司員外郎除河北轉運副使以直龍圖閣爲江

淮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寶文閣待制知渭州又卽延安入  
爲戶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進樞密直學士覽治邊  
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異坐軍期落職提舉崇禧觀俄復待制  
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  
復請祠提舉崇禧觀卒年五十九覽精於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  
良得職云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第慶歷中天下旱  
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甚剴切稍遷祕書丞知綿州  
英宗初爲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士以爲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  
侁爲蔡河檢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  
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  
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

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侂議因以為諸路率  
 卽罷瑜以侂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  
 侂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摺斂虐  
 下侂繼之務行寬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  
 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  
 少卿拜左諫議大夫建言祖宗政本人情獄訟簡少先帝置大理  
 獄其少卿二人同詳獻奏牘罷其餘治獄官吏請六曹寺監長吏  
 各舉察屬又請復制舉分詩賦經義兩科而先論策以疾請外除  
 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侂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  
 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紹聖閒  
 以侂為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遂與黨籍云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也舉進士調臨濮尉治平中為監察御

史裏行時議尊崇漢安懿王臺諫力爭以為不可悉補外默請還  
 所出臺諫官呂誨等不報歐陽修建漢議士論不與郭逵除僉書  
 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上疏論列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為陰  
 盛慮為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朝廷欲於西京會聖  
 宮置仁宗神御殿默以為漢以先帝所嘗行郡國立廟知禮者以  
 為非是泥仁宗未嘗幸西洛初建別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  
 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懷州神宗卽位默陳十事一曰攬威  
 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  
 歲七曰崇儉八曰久任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攬威權則  
 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  
 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  
 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災歲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

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在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選提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夷畏服而中國強矣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若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皇恐即日自殺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之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爲京東提點刑獄又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蠻歲饑畧省地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崇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

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畧此足以驗矣以疾知遂州改徐州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問默復鄉差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爲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召爲衛尉卿擢工部侍郎遷戶部侍郎告老除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轉運使再知兗州初元豐閒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亦以爲然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而御史郭知章亦奏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默復告老提舉鴻慶宮坐附會司馬光落職致仕後復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終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父洵見儒學傳軾生十年而洵宦學  
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歐陽修試  
禮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為鞏修門下士也乃置  
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修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  
評事僉書鳳翔判官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朝  
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  
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  
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祕閣英宗曰試之未知  
其能否如蘇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  
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安石為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父洵見儒學傳軾生十年而洵宦學  
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歐陽修試  
禮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為鞏修門下士也乃置  
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修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  
評事僉書鳳翔判官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朝  
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  
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  
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祕閣英宗曰試之未知  
其能否如蘇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  
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安石為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



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不悅安石欲更科舉法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曰朕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應之神宗悚然嘉納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漬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今若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爲過矣臣之所願陛下

東坡志林卷之九十一  
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此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委在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

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陛下安可不察初殿試用策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至謂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止書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今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司農寺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其害罷之徙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隄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隄下不能爲害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東坡事略 卷九十三  
以聞詔褒之徙湖州言者指軾謝表語以為怨謗因盡撫軾所為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逮赴御史臺鞠治坐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神宗許焉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時方議改免役為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者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光不以為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今公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而止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軾嘗鑱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宣仁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位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時諫官言蔡確在安州日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以爲然而不能用也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至千頃湖水多對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闐闐三年一浚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湖水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獲其利杭僧有淨源者居海濱交通舶客沽譽於高麗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亦使其屬來朝因言國

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軾治杭有德於民民爲立祠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軾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引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仗衛軾諭儀仗使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於朝許  
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  
甚於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  
天園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是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  
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宜如祖宗故事  
范純禮等議昨罷合祭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杜  
純等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燿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  
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  
祀上帝議既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詩曰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  
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

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  
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  
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  
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  
以行周之禮乎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  
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當行之法豈可以六月  
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  
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代行其  
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  
吉之禮也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  
則一歲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  
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邪抑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

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詔令集議官議未幾朝廷以合祭爲是罷議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

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實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軾治定嚴軍政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飲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落職知英州又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卽位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未幾提舉玉局觀尋致仕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皆師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旣成撫而歎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於孝友輕財好施獎善詆惡蓋其天性其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外制十三卷和陶詩四卷子邁迨邁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

郎過終于通判定州有颶風賦思子臺賦行於世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終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下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  
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  
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  
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  
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  
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  
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  
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  
諮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



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言棄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歷商州大名府推官父喪服除時神宗立二年矣轍以書言事屬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神宗以轍為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卿材侯

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僉書南京判官坐兄軾累謫監筠州酒稅起知績溪縣哲宗立以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伺中外憂之轍極言確等罪三人皆逐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轍疏其姦惠卿安置建州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國屢遣使而未修貢二年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而棄守議未決轍議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除起居郎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亭

東華事略 卷九十三下  
轍奏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  
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  
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  
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  
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  
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  
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  
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三  
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朝  
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  
已厚矣而議者惑於邪說乃欲招而納之謂之調亭此人若返豈  
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

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  
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  
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雇法凡四  
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為左相劉摯為右相轍議  
西邊黃河事與劉呂不合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  
議久不決明年以兵襲涇原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以地  
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使復來議地界朝廷急於招  
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  
二堡夏人隨卽平盪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擇老將守熙河六  
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須復守誠信轍  
謂大防曰今雖議此當先定議欲用兵邪不用兵邪大防曰如合  
用兵亦不待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摯曰須用兵者

亦不可固執。轍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乞加詰責。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祿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小吳，旣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轍以爲不可及。哲宗親政，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僉書樞密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彥博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遂通。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

甫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爲言。轍奏曰：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貸之以寬。本朝真宗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

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天下  
 殆矣哲宗曰卿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奏曰漢武帝英主也哲宗  
 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豈得謂之英主轍  
 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  
 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宮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  
 祠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  
 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樂城  
 文集並傳于世子遲适遜  
 臣傳曰受之于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  
 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為  
 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

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迹與軾相上下而  
 心閒神王學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則於世事愈  
 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下終

東都事畧卷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又  
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戶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不為王  
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哲宗即位為校書郎遷禮部  
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  
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當疎  
閒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論青苗免役之法為  
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整留蠹遷中書舍人卒年  
五十文仲學識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弟  
武仲平仲

東都事畧卷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又  
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戶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不為王  
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哲宗即位為校書郎遷禮部  
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  
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當疎  
閒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論青苗免役之法為  
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整留蠹遷中書舍人卒年  
五十文仲學識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弟  
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祕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新義請復詩賦取士遷國  
子司業頃之侍講邇英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  
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大中大夫以上知州  
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  
全朝廷體統之意遂著為令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  
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館選卽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坐  
黨籍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徙單州團練副使饒州  
居住徽宗卽位召還爲戶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陝西帥鄜  
延環慶奉祠而卒平仲有史學著續世說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揆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爲萬年簿范純仁帥慶州

辟爲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  
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  
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所治何經光庭對少從孫復授春秋不合  
意爲僉書河陽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判官哲宗卽位召  
用司馬光以光庭爲左正言乞罷提舉常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  
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無大於此又言章惇欺  
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  
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  
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  
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  
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  
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

等乃已河北饑詔光庭行視發廩以濟飢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食爲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復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還麻詞坐落職知亳州未幾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郴州別駕

臣僂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爲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也父航字仲通神宗朝爲太僕卿安世舉進士調洛州司法參軍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巡判官少師事司馬光旣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平安世問其

目光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司馬光舉安世充館閣之選除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后問可爲臺諫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願出臣章示兩府大臣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妄要定策之罪語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爲一空方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旣有分司之命而中書舍人彭汝礪曾肇坐營救亦補外除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講筵且聞禁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迺者民間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

東坡志林 卷九十四 三  
皇帝陛下天錫睿聖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為憂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願為宗社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宣仁后因安世言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為後宮劉氏也初鄧温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至是温伯為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為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安世言惠卿國之巨蠹也宜永投荒裔今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確復用則惇之徒如蝟毛而起為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搖正道

紹聖初惇入相落職知南安軍又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京欲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仍移安世梅州而究治無驗惇意欲盡誅之以快意哲宗不許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以集英殿修撰知鄆州復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徙潞州復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又三年除名勒停羈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初擢言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及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喪為意有集二十卷盡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臣偁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蓋君子不幸而為小人所閒不能深思遠慮優



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矣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搢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賢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虜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者學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王安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為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已任人守令理財養民賑救興事變法苗役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俞充諛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除檢正神宗為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此非所

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神宗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閒復言神宗卒為改容罷為江西轉運判官陞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代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繳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遂罷知滁州召為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一巨獄執政以為可殺汝礪以為不可殺與執政異徙禮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言者謂汝礪附會劉摯罷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谷然有志於善平時與蔡確異趣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所著有易義詩義奏議詩文五十卷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舉進士為綿谷簿復舉制科試祕閣會王安石新用事陶對策有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慰生民不聞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與疆場之事以懷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為通判蜀州時議廢永康軍陶以永康在西山六州隘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以使事入蜀議權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種茶豈可於兩稅之外立法更權其茶如此則民困矣坐責監懷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郎中召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上疏論蔡確韓縝章惇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罷出以正朝廷於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苗之法坊場河度之弊與其它欠負蠲除未盡者皆罷之又言今聚斂之害雖除而浮冗之費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於民矣願加裁省蘇軾撰策題朱光庭彈軾譏

議先烈陶奏曰臺諫為天子耳目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為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遷左司諫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維出御史張舜民乞寢西夏封冊舜民坐左遷臺諫上章營救陶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為臺諫所攻除京西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召為右司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哲宗親政陶上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其至然臣於此時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為言願陛下聽之蓋自太皇太后垂簾屏黜兇邪小人不能無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可復用某政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

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奉使以宣仁后梓宮在殯辭虜中宴設西  
 府奏陶不先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集賢殿修撰知梓州  
 坐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大赦北還提舉玉  
 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為襄樂令王安石行新法舜民  
 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內所以弱內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  
 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朝廷方討西夏五路出  
 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會赦得  
 復元祐初宰相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立敢言召試祕閣校  
 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  
 當與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於是臺諫交  
 章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號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

為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國還除直祕閣陝西轉運使俄知  
 陝州久之徽宗即位除諫議大夫尋為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  
 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責楚州團練副  
 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累復集賢殿修撰致仕以卒舜民少  
 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為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  
 名茶古畫音樂美姝宅日必有如張義朝擊十三州以歸當不四  
 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為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  
 行言王安禮不可知制誥及安禮遷翰林學士復力言之除著作  
 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召  
 為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  
 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

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瓊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旣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自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與豈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與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願陛下昭聖德畏天威延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歷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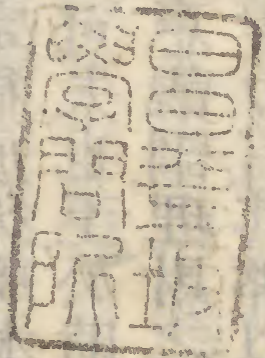
穎昌應天府湖州杭州徽宗卽位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今修神宗實錄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閣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官卒年七十五

王覲字明叟泰州人也舉進士爲秀州司戶參軍神宗時爲太僕寺丞哲宗立徙太常丞擢右正言右司諫首陳知入安民之術論役法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善矣條目則小有未善也章惇

既爲同列當共議之時不能盡忠論辨乃待其已行之後方言其不便其懷姦狙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朋邪害正者章數十上由是惇罷夏國主乾順繼立慢傲不恭覲曰小羌凶狡窺我厭兵也爲今日之計訓卒待糧非不可攻且守也哲宗是其言洮東擒大酋鬼章覲奏曰向聞朝廷欲留鬼章招納其子臣切以爲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於洮城秦雍之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壞其黨也覲患朋黨之弊會學士院發策試館職言事官論其失當而執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覲言願陛下姑置衆論取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

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爲右司郎官遷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胡宗愈除右丞覲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遷發運使入爲刑部侍郎改戶部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移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鼎州團練副使澧州安置徽宗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章惇之罪改元詔下覲曰建中之名義雖取於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乞以德宗爲戒徙翰林學士上疏論神宗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固不可失也至於時事殊理須損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法度之意覲謂理財之本在節儉嘗上疏論之時朝廷以邊計不足鬻爵覲力言其弊以謂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鬻爵之權不若損費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官祠又坐彈章惇

除名勒停臨江軍安置卒年六十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四終

世王集藏

